

嘉慶丁丑歲刊

犢山類藁

啟秀堂藏板

序



梁溪周犢山先生歷官浙東由鄞縣擢
嘉興海防司馬乃輯生平所著詩文如

千卷刻於官舍命熊飛序之先生少時

讀書東林書院卽有志明體達用之學

迨壯遊南北遍交當世賢豪長德其所

得力益深方宰鄞時值海寇未靖羽書

序

絡繹於道先生外輯商旅內安士庶俾

無風鶴之警鄞人至今德之今官乍浦

部民尸祝頌禱猶之在鄞時也夫以先

生政行之純如此程子所謂當官必於

物有濟者實能勝任無媿而况詩文之

工且富有以造韓蘇之堂而濟其齒哉

嘗讀名南行露之篇美名伯之聽訟而

甘棠三章又咏其化行南國若是乎名
伯之勤於敷政宜若不暇以文章自見
者顧其後戒成王則有公劉泂酌之詩
求賢用士復以圭璋聞望爲四方之則
焉由是觀之出則布甘棠之化入則矢
卷阿之音其道一而已矣先生蒞事之
餘不廢著作今海邦秩滿行且對揚

序

二

天子之廷亦猶召公政成南國入而矢
詩遂歌豈非蓄積素裕哉班孟堅稱兒
寬董仲舒公孫宏通於世務明習文法
以經術飾吏事夫治不本諸經術則操
切擊斷不流爲武健嚴酷不止先生明
體達用以經師出爲循吏而熊飛追隨
海上不特親見立言行政之美並獲挂

名集後以永其傳是可幸也

嘉慶二十二年孟夏之月吳興年愚姪

徐熊飛謹撰



序

三

敘

標讀周先生犢山類稿嘆先生爲真能言之能
行之又惜先生言言可行而未獲盡施於用也
士多讀書不能持論又有縱筆爲文議論娓娓
若可聽及身臨事錯愕無主一籌莫展者先生
之學本源深邃究極天人與夫古今治亂得失
具見於課易讀書及隨筆雜記而所謂經爲之
體史爲之用又實通之以時務故其爲言諸物

敘

一

理合人情深切著明可見於事非徒喋喋以口
舌勝人者而先生自爲州縣凡所以治皆卽本
其平日之言始至岷縣不動聲色破積年拒捕
兩大案化鄉民沈氏兄弟之爭在景寧親下鄉
履畝察欺隱清逋賦積疲之邑頓起涖郵數年
值海氛未靖外戢內寧虎化爲人刑用以簡築
永鎮塘興南唐來七百年未興之利灌西鄉數
十萬畝之田輿誦至今若濟荒法周官所至興

書院與諸生講解一實心出之以是知先生學
有體用真不愧其言者而施之未盡則以猶限
於州縣也下吏於上官申脰就鞅叱咤聽聲東
西唯命冀不獲譴而已罕能仰首伸眉有所論
列先生獨侃侃無顧忌觀稟覆大府陳利弊言
州縣資格宜破處分宜寬事權宜假捐款宜裁
并極論州縣書吏易治上憲書吏難治明目張
胆言人所不能言與人所不敢言令重以事權

敘

二

事事得行其意豈獨州縣盡職將天下生民俱
受其利而袖手下位徒言之而不行然古來著
述之家留心治道敷陳凱切止明其當然著以
爲法不必身自用先生但存其言將取資於後
世且卽所施於州縣者已足徵所學不爲空言
大異於俗吏刀筆筐篋之爲矣况已自州縣而
司馬而二千石所統旣衆所施益廣循是而躋
方面亦分內事安在言之終於不行哉先生論

明職非具宰相之識不可爲州縣不通州縣之
務不可爲宰相位有大小理無異同由是推平
日所抱可知矣世稱先生好以經術飾吏事夫
吏事藉飾於經術非真吏事矣經術止爲吏事
飾亦非經術矣先生經術吏治一者也讀犢
山類稿當以此意求之區區謂文似賈董猶非
知言已沙陽舊吏太平戚學標拜書



敬

三

犢山類藁目錄

梁溪周鎬懷西氏學

卷一 論

桑林禱雨論

箕子封朝鮮論

范增論

張浚殺曲端論

議禮論上

議禮論下

明職論

犢山類藁

目錄

卷二 記

中秋賞雨記

端午遊焦山記

遊北固山記

遊栖霞寺記

遊瞻園記

書周氏女事

許鄰石畫像記

北山書院碑記

北山書院義田碑記

重修剡山書院記

畚民記

吾愛吾廬畫像記

陳退菴望雲圖記

重修石塘社廟碑記

重修鄞縣永鎮塘記

乍浦關帝廟記

乍浦軍工廠前石塘記

卷二序

嶺山類彙

目錄

窻前草自序

時文藁自序

汪恬菴先生時文序

陸詩選註序

得草軒集詩序

種學樓藏書自序

鹿峯先生詩序

時育子六十壽序

書浦節母壽序後

浮雲山人年譜序

方餘齋六十壽序

送汪生序

吳諤廷詩序

許春山詩序

查貞女壽文

蘇節母陸孺人壽序

丁母陸孺人七十壽序

課餘錄序

張楊園先生序

墳山類葉

目錄

送牆觀察序

秦小峴先生七十壽序

感證集腋序

耆舊錄序

卷四 書

謝姚半塘先生書

與秦司業書

與王春溪書

答友人書

與康振之書

與從弟開寅書

答念勤書

與林桐崖書

答張時塘書

上李提軍書

稟覆書制軍條議

稟覆玉制軍條議

稟覆鄞邑籌議沿海防盜情形

卷五 傳

犢山類葉

目錄

誥贈光祿大夫汪公傳

查處士傳

許君履吉傳

何芥舟先生墓表

愚隱先生傳

張翁傳

節母虞氏董氏傳

趙節母姚太孺人墓誌

何氏一節婦傳

許君眉岑傳

汪生哀辭

楊君鼎元小傳

許孺人傳

鹿峯怡野兩先生傳

許君次谷傳

查貞女傳

何先生傳

勵齋史翁傳

續山類彙

目錄

過翁傳

武德尉丁君傳

任翁傳

孚惠侯王公廟碑

李忠毅公祠堂碑

書林烈婦冊卷後

勅贈文林郎先大父大勳公墓表

蔡記大母楊太孺人畫像後

世父天邁公傳

先府君行述

陳太宜人述畧

楊氏妹傳

祭殤女文

印兒誌銘

卷六 雜著

渡江說

轅馬說

捕魚者說

犢山類藁

目錄

濯足圖說

平陽文成會小引

祈雨文

鄞縣散賑後告示

書論衡後

治峽紀畧

景寧鄉徵紀畧

平陽救災紀畧

鄞縣戢梟紀畧

弭盜紀畧

水利紀畧

濟荒紀畧

嶺南類纂

目錄

七

桑林禱雨論



成湯放桀于南巢大旱七年王乃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
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吾讀史記及荀卿氏之書
而歎俗士好爲奇論以夸古人而不知其誣聖之實甚也
天地災祥之氣必有所召聖人恭行天罰救民于水火之
中其所以格天者至矣故武王克商而周頌美之曰綏萬
邦屢豐年言除暴而獲慶也使放桀之後七歲大旱則天
之厭商甚矣烏得爲王者之師哉且所謂以六事自責者
其責之方禱時耶抑七年之內無日不自責耶如謂禱而
後責是未禱以前湯蓋日蹈六事之愆而不悟是亦桀之
續也難以一禱倖也若謂七年之內無日不責則其檢身
若不及之忱久已馨聞于帝而顧必待剪髮斷爪呼號控
籲而後察之則天亦矚矚甚矣又曷以式商受命乎故謂
大旱則可謂大旱七年則不可謂大旱七年于放桀之前
則可謂大旱七年于放桀之後則不可此必世俗傳聞之
誤也或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世並稱之子顧
以爲不信然則堯之涇水亦不足信耶曰吾聞之程子洪

荒之初天一生水當是時龍門未鑿海道未達衆水無所歸向故汎濫逆行天運非人事也特上世人少就高而居不覺其患堯時人漸多不能不就平地故曰下民其咨耳今湯之旱天耶人耶以爲人則湯非致旱之人也以爲天則天方啟商以除夏之虐不宜反降之虐也且夫聖人之救災也如飢渴然不可一日而姑緩堯之治水也咨四岳試伯鯀其汲汲于有能俾乂者蓋九年弗釋矣湯以新造之天下連遭大旱曾漠然不櫻其慮必至七年之久而後禱之此在中材之主義所不忍而謂聖人然乎哉故洪水積山類藁

論

二

見于堯典而桑林禱雨之說書無明文此其事之荒誕無足辨者余病後之人忽于水旱動以堯湯爲口實故表而論之爲溺古而失實者戒焉

箕子封朝鮮論

武王克商封箕子於朝鮮吾讀史記及班范氏之書而不能無疑也班氏之言曰昔殷道衰箕子之朝鮮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設禁八條范氏亦云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史記則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于朝鮮而不臣夫如二氏之說則箕子去殷久矣紂安得而囚之武又何從而釋之此其不合於時事無待辨者然如史記所稱箕子既不臣于周卽不宜受武之封武亦不宜封以朝鮮之地何者聖人公天下而無利之之心商辛之虐足以失天下而箕子固未嘗失國也武王欲尊箕子卽當還其故封待以殊禮如微子之作賓王家可矣朝鮮僻處海外贄幣所不通言語所不達有類于投荒編竄者之所爲出之于武則不仁受之于箕則不義而謂兩聖人之行事顧若此乎嘗攷洪範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其地而封之此說近正何也聖人雖達節然固不能無節也武王能服箕子之心不能復用箕子之身箕子能高武王之義不能復履武王之土當日九州以內皆已

化商爲周矣惟朝鮮一隅三代以來不隸版籍此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者箕子潔身高蹈超然遠舉於千八百國之外開鑿草昧爲商先王畱一綫之傳忠孝之至足以泣鬼神而震天地武王獨何心哉因而封之亦曰父師之所安不忍不從云爾其實武王不能封箕子箕子亦決不受武王之封也大傳又云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又牽合附會而大悖於理者也夫箕子且不忍周之釋何反忍於周之封旣不忍而走避於前何又忍而來朝於後此蓋泥於

續山類藁

論

二四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之說耳豈知十三祀者卽武王伐紂之年泰誓所云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是也伐紂而釋囚釋囚而訪道此武王求賢若渴之盛心箕子以道爲公亦不得秘之而弗告皆天理人心之所當然者若夫走之朝鮮則箕子與周絕矣烈士不臣二姓而况聖如箕子者哉余懼後之人惑于衆說依回兩可爲懷貳心者所指名故特表而出之以俟君子之知人論世者

范增論

世言范增好奇計其勸項梁立義帝以從民望爲覆秦之本余以爲不然夫舉大事者必先立其身于無過之地制人而不制於人以秦之無道盜賊蠭起苟有仗義執言爲天下興弔伐之師者雖匹夫不以爲過而何有於楚之遺裔哉旣立義帝則君臣之分定而項氏之權失矣此楚漢興亡之機也且增以爲天下旣定能保項氏之必終臣節乎雖增亦知其不能也知其不能而勸立焉是貽義帝以弑而陷項氏以篡者皆增之過也烏得爲奇計哉古之善計者審天下之要勢而先據之桓之定霸也以尊周爲詞文之始事也以勤王爲號及漢之衰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矣然彼皆數百年仰事之共主倚其名足以壓天下假其義足以攝人心故令出而無敢不受增之所挾者何如乎將以令秦秦固儼然天子也無可令也將令六國六國與楚匹也不能令也將令百姓則百姓且不畏秦之天子而何畏乎亡國之子孫然則增所挾者獨令項氏一家耳項氏世爲楚將今又立君以受其令是猶與人鬪而掣其肘也是故誅宋義則曰矯殺爭關中則曰背約徙江南則

曰放逐理屈氣餒跋前疐後而終以自困高祖發喪誓衆
轉以弑義帝爲名而項氏無言自解於天下故曰楚漢興
亡之機也當項梁擊殺景駒至薛沛公往見梁予兵還拔
豐方是時天下之權盡在項氏使增乘機倡議推項氏爲
盟主諸侯莫敢不從以項氏節制沛公沛公微弱亦不得
不聽則一舉而尊卑之義立焉然後禁其殘忍屠戮收天
下豪傑如韓信陳平等者薦以上位吾知劉非項敵也計
不出此反授人以太阿之柄羽固不德增亦豈云善計哉
或曰增之計猶留侯之於韓爲楚非爲項也是又不然增
犢山類藁

論

二六

果盡心於楚則當項羽弑帝增必助漢以復仇否則潔身
而去何待漢之反間哉故心乎義帝也者不宜復事項氏
心乎項氏也者不宜復立義帝然則增之所以覆秦者乃
其所以覆項歟

張浚殺曲端論

張浚敗於富平思曲端言召還將復用之吳玠王庶皆憾
端浚乃送端于恭州獄爲怨家康隨所殺陝西士大夫皆
痛惜之軍士悵恨有畔去者史臣因以端無可殺之罪謂
浚有專輒無君之心余以爲過矣曲端者忌刻之小人而
盜名之梟獍也端有必殺之罪三特浚殺之不以其道耳
建炎二年金婁室陷延安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王庶
日移文趣端端次襄樂不進延安陷庶馳赴襄樂勞軍冀
以自助端反謀殺之而奪其節制使印罪一也四年婁室
陷陝州知府李彥仙告急于浚浚檄端救之端不奉命及
浚切責不得已出師逗留于長安彥仙力屈以死陝州亦
陷罪二也金人入潼關端使吳玠拒于彭原而自擁大兵
駐邠州玠捷端不乘勝助攻及敗端又走還涇原不稍援
救罪三也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忠臣之誼有死無貳當
徽欽北徙時宋之臣子無生理矣端旣負才畧得將士心
卽宜喋血捐軀爲士民倡自料怯弱亦宜隨執鞭鐙左提
右挈而無掣肘以撓其功乃首鼠兩端動輒驕蹇擁重兵
自衛牽率諸將無所展其手足而又從而擠陷之幸而爲

王庶爲吳玠僅以身免不幸而爲李彥仙死矣嗚呼端之心尚可問哉夫善將兵者殺一人而天下服端負三大罪使浚能以時明正斧鉞榜其罪于軍門爲營私悞國者戒則忠義勸而亂賊必懼惜乎浚不及此徒斃其身于獄吏之手有類於貨醫行醜者之所爲此固浚之失刑不武而謂端無可殺之罪則吾不信也且夫殺一端而陝西士大夫皆痛惜之軍士悵恨叛去果以爲激于公義乎哉亦蔽于端之私恩耳何也人情莫不貪生而畏死靖康以來將士之畢命于鋒鏑者多矣端獨擁參養之兵浮沉觀望于其際甘言小數厚市之以便身圖而復托爲持重之說勝則其其利敗則委罪自解而更得老謀先見之名此真奸人之尤巧詐者彼武夫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耳吾故曰曲端者忌刻之小人而盜名之梟獍也雖然張浚主帥也富平之役以復諫敗使端言不幸而中是則浚之大罪也

夫

議禮論上

明世宗由興王卽帝位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尙書毛澄等上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宜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王妣曰皇叔母引漢定陶宋濮邸事爲據帝大愠觀政進士張璁上言陛下倫序當立繼統非繼後帝卒從之而斥廷和等議斯時抗論者自席書桂萼方猷夫外皆左袒楊而後世言禮家多趨璁說觀者莫適從焉周生曰廷和等所爭公矣今夫士大夫家嬖重大宗罔俾隕絕而况堂堂天子哉然其勢有未足以折張璁者此其故不在議禮之日而在迎立之初也且廷和亦思漢宋故事固有不同今日者乎哀帝於成帝爲從子英宗于仁宗亦爲從子從子繼嗣世次適宜故當時諫臣得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於禮合而于勢順也今世宗於孝宗爲從子而於武宗則爲弟若繼孝宗則孝宗有武宗爲子無容繼也若繼武宗則兄弟之倫烏可續哉然則廷和之議非但無以折張璁卽使勉從其請考孝宗而叔興獻而武宗仍作若敖之鬼矣夫武宗雖無道君臨天下者十有六年奈何身爲家相而使十六年仰事之天子一朝斬

祀乎故當日之議人皆以爲難于處孝宗吾獨以爲難于處武宗也然則奈何曰古大臣謀國蓋有定計于先者當武宗彌留之際手詔梁儲等迎立興王厚熹斯時爲大臣者卽宜論列世次面陳可否力請博選宗室中可爲繼嗣者立之固請不允然後奉遺詔倫序當立之語布告中外俾天下咸知兄終弟及繼統而非繼後焉則下之可以服衆口上亦可以謝先帝矣計不出此當萬難之日強以口舌爭繼孝宗則繼所不必繼繼武宗則又繼所不可繼徒使躁進之徒援爲捷徑而孝宗父子均抱忽諸之痛也於

犢山類藁

論

二十一

張璉乎何尤

議禮論下

或曰子以迎立責大臣意蓋右張璪矣其後稱興王曰獻
皇帝廟號睿宗祔于太廟其亦可乎周生曰稱皇立廟可
也稱宗而祔于太廟非也律以追王之典故得稱皇身未
及爲天子故不得稱宗而祔於太廟且獻王與孝宗雖兄
弟而分異君臣何得例商家四君一世之說此特嚴嵩逢
君之惡耳曰漢光武特建四親廟而人不非之何也曰光
武雖號中興實等開創故自高祖二宗以外則崇所親恩
不妨義也然春陵節侯潁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君皆無

續山類彙

論

一七

帝號且因竇融張純等議祀元帝以上於太廟而徙四親
廟于章陵况世宗迎自外藩初無再造之績烏得昵父而
欺祖哉別立禰廟以天子之禮祀之則可祔於太廟則不
可善夫張璪之言曰孝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方獻夫
亦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
稱帝而不稱宗其人雖陋不得以人廢言也曰是則然矣
若繼嗣之說竟無術以全之乎曰士大夫之禮有不得行
于天子者此類是也今夫士大夫家最重大宗故宗子無
嗣則以支子之長男爲嗣若支子中但有兄弟而無子則

俟其有子而議嗣焉有需之數年十數年者今天位至重
既不可一日懸而無屬故以兄弟紹傳既紹傳矣其能以
世宗之嫡子嗣武宗乎故當世宗卽位之後孝武二宗之
木主僅得祔于太廟以時祭享親盡而祧與羣廟同若繼
嗣之說則萬難傳會也曰如元武宗以仁宗爲太子可乎
曰仁宗有定變讓位功故武宗立爲太子然稱名之間兄
弟竇倫非禮之正曰郟王監國立見深爲太子非以姪嗣
叔乎曰英宗當土木之變郟王權攝朝政故特立見深以
明不敢擅位之意嗣正統非嗣景泰也然其後猶廢見深
而立見濟則恩義之不相敵也審矣今以世宗嗣武宗旣
萬無此理欲世宗之子叔世宗而考武宗又萬無此情情
理兩乖智士莫能謀也故曰廷和之過不在議禮之日而
在迎立之初也

論明職

嘉慶三年十月余以乞養旋里辭攝觀察事王公於温州時温州患海盜各縣咸集議時事或曰盜之來也恃奸民爲之消賊宜徙濱海之民於城中或曰盜之來也恃奸民爲之消賊接濟宜嚴禁漁船毋許入海採捕持論不一觀察顧詢曰子之意云何鎬避席曰某以不才自棄於時何敢言事雖然二說皆非也彼濱海之民各有田廬世業徒將安往且盜乘其徙而入踞之是以地資盜而引之近也至於漁船以採捕爲命若禁其入海彼將何以資生不出一月非死

犢山類藁

論

一十三

卽潰故曰二說皆非也以某論之其惟明職乎觀察曰何謂明職對曰文有文職武有武職屏禦寇盜不使內擾百姓者武官之職也約束百姓不使外通寇盜者文官之職也浙江沿海州郡設立三鎮水師防備不爲不密然而海盜充斥竟至勾結奸民往來無忌者文與武皆失職也文官不以教養爲心而驅民入盜武官不以緝捕爲事而蒙盜殃民其弊非一日矣方今寇已在門若欲拔本塞源緩不濟事莫若於內洋與外洋接界咽喉之地擇其至險至要可以扼而守者三鎮各帥舟師據之聲勢連絡首尾策

應捐外洋以聽之不必爭逐其漁商各船許於內洋探捕不得擅越嚴飭各口弁兵稽察姦細敢有內地奸民私挾禁物出口濟匪者許武官揭報專治文官失察之罪如敢縱盜逸入內洋驚擾漁商者許文官揭報專治武官玩寇之罪如此則文武之職明而盜且不攻自去然後於從容無事之際武官日訓練其卒而文官日教導其民不出三年而盜風息矣觀察曰子之論太高擇其淺近易行者鑄敬對曰某之論似深而實淺似遠而實近似難而實易也豈惟禦盜雖治天下不外是矣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

不有職職明而天下自治是故士農工商各歸恆業宜爲善而不宜爲惡者百姓之職也察百姓之職爲之勸善而懲惡者州縣之職也察州縣之職告之督撫而勸懲之不使戕虐百姓者兩司道府之職也察兩司道府之職告之天子而勸懲之不使隱蔽州縣者督撫之職也察督撫之職佐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內簡宰相外簡督撫知人善任操賞罰之大權以勸懲天下者天子之職也恆業不修責在百姓百姓失職責在州縣州縣失職責在兩司道府兩司道府失職責在督撫督撫失職責在宰

相宰相失職責在天子是故天子擇相相擇督撫督撫擇司道司道擇府府擇州縣州縣擇其民而勸懲之俾各勉於爲善而無爲不善則天下治矣天子擇相不過數人相擇督撫不過十數人督撫擇司道不過數人司道擇府府擇州縣不過數人至十數人其事簡其效速何居乎而不可行也或起而難之曰似子之說則州縣以一人治萬民其數繁矣安得人人而理之余曰不然天地生人莫不有耳目手足也莫不有身家性命也莫不有是非好惡也因其耳目手足教以勤儉無不從也因其身家性命教以愛惜無不願也因其是非好惡示以善惡兩途使知爲善者必賞爲惡者必罰無不化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在因之而已何憂不給哉是故非具宰相之識者不可以爲州縣不通州縣之務者不可以爲宰相位有大小而理無異同各盡其職而已否則文恬武嬉粉飾耳目一遇事變則彼此推諉雖以之禦盜猶且不可何論治天下哉某不才乞養去矣未識諸君子以爲何如也

中秋賞雨記

中秋佳節也曷取乎佳節賞月也無月曷爲賞賞爾也中秋曷爲賞雨賞雨之得時也雨不宜於中秋曷言乎得時也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自夏入秋連月不雨桔槔之聲徹晝夜苗之良者病病者死農夫愁歎罔知所爲八月十四夜偶集隣翁五六輩劇談小坐隣翁謂余曰明目望矣雖苦早且喜中秋得佳月當破慳囊謀斗酒拏船泛太湖邀七十二峯對酌其勿諉余曰諾及曉枕上聞雨午後不止隣翁穿屐叩關余問昨宵之約何如翁拊余背曰子

犢山類葉

記

一

十六

休矣我旣不能學趙知微登天柱山披雲撥霧子亦無周生之術結繩爲梯捉廣寒玉兔跳躍袍袖間何爲設此妄想言已謝去薄暮雨益急悵悵然而思忽忽焉而喜作而曰賞之爲說以功定也無功而賞是謂僭賞有功不賞是謂吝賞今苦旱得雨濟之雨之功大于月矣是不可不賞顧無月而得雨得雨而失客柰何乃命家僮及賃舂子煮鮮菱雪嫩藕宰一雞雞雜以野菜不主不僕錯雜而坐擊囊拊缶唱田歌一闋以爲酒政賃舂者曰今夕樂則樂矣使此雨降于數月之前與數日之前不更善乎余笑曰是

所謂得隴望蜀者矣使此雨降于數月之前與數日之前
而今日又雨則甘澍等于愁霖將厭之苦之何緣而賞且
使此雨降于數月之前與數日之前而今宵得月余將偕
隣翁五六輩泛太湖邀七十二峯對酌又何緣與爾曹共
賞故中秋賞雨雨之時也亦吾與爾曹之時也家僮曰善
請記之遂書其月日如右

端午遊焦山記

山水之緣與窮達相乘除非性異也勢使然也士當窮居無所羈勒一旦受知天子爲國家守土安危寄其身而體統束其外苟非政通人和而又洒脫勢利無一毫牽繫于其心者必不能遊故遊與窮宜距鎮江城東北九里有峯翹然于大江曰焦山以後漢焦高士得名高士窮者也茲山之遊自高士始戊申歲合河康茂園先生布政江寧德化大洽日重午吳俗尙遊農遊于郊士遊于庠商賈遊于市屢先生樂其民之醇而又喜其身之清簡無事也乃與

犢山類藁

記

觀察使金公方雪上元令張君荷塘從金山渡焦走俾來招時某授徒鎮江郡治太守汪公稼門以地主禮當往因與偕握手入山門謁高士祠西行出方丈登棧道巖循巖益西道盡東北折入山徑徑曲而陟凡數折達嶺自嶺北下折而南僧房鱗鱗因坐竹樓小憇評論山勢如偃月如弛弓西南北爲背巉巖插大江勁曲斗抱怒若激箭東爲弦寺屋藏弦內竹木環裹四面齟齬仰望山椒來路則又若仙人散髮萬緣浮空而已因相與大笑詫爲奇絕轉歎不得與焦高士並遊也抑余有感焉高士當東漢之季遊

兵此山僵臥風雪中三詔不出雖曰好遊殆亦窮而遁者
今諸君子遭逢盛世政和民樂因得乘清晏徜徉爲山水
之遊較之高士之遇奚止霄壤然則高士有知亦當拭目
伸足拍枕起立恨不爲諸君子把臂引路而所謂山水之
緣與窮達相乘除者然耶不盡然耶曰銜西山水面如鏡
隔江指點笑聲喧譁蓋土人競渡歸云

續山類葉

記

遊北固山記

遊焦山後二日康先生相邀遊北固山舊侶咸集繼至者則觀察使奉天董公江寧守營山宋公六合令濮州葛公寶晉院長晉陽衛公也山如龍珠半吐江口南拄鐵甕城危徑如線設席山巔之石帆軒窗洞開左金右焦作弟子侍立各獻奇巧以相取悅大江東走長風驅之迴颺入帆腹僂僂乎輒欲飛去因各拊掌稱快浮一大白夫北固山于歷代干戈之際江南第一扼塞險要處也昔三國時孫劉對壘宿重兵于此山相傳有藏兵塢走馬澗爲昭烈被

犢山類藁

記

一
十

困處其後謝安蔡謨皆于山上作庫儲軍資梁天監中西豐侯正義守朱方武帝巡幸始闢山路唐李德裕觀察浙西益擴基宇資屯守焉蓋山之繫重江南如此自宋米蘇諸公相率爲觴咏地明太祖復召見者儒丁廌拱等于山下而文明之氣日開然東逼海門北對瓜步一有警發茲山實當其衝故守斯土者必極一時之選始克勝任而愉快也國家承平百數十年鑿齒雕題之境纖塵不擾茲山包裹內地爲都人士賦詩飲酒之場而又得慈惠之師如諸君子者相與撫循生息鎬以江左下士亦得歌舞衍樂

操凡杖以從遊則未嘗不歎國家休養之深而諸君子之遺惠于江南者亦與茲山並壽也夫古之善遊者目無虛視耳無虛聽足無虛步往往因山川之險易度守禦之形勝晏安而豫圖之而又恐民之不可以無事動且日久而防其廢弛也爰假觀游之說創爲僧寮道院俾愚民樂于趨奉增新補舊而不至于壞守土者又復歲時登覽節勞佚而察災祥此伏至險之中而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也然則遊亦烏可少哉臨風靜古人爲諸君子更勸

一斗

犢山類藁

記

一
三

遊栖霞寺記

焦山以樹勝秀而孤北固以石勝雄而禿兼兩山之勝而又奧如曠如者爲攝山栖霞寺山距鎮江城西北九十里薄暮解維風力甚駛道出新開河竟夜達岸凌晨坐小輿入山塵氣一靜山形如繖其頂隆然特起兩峯迴環作垂幕而寺建乎其中瀑布千丈由中峯下疏爲澗澗旁皆石龕龕繡古佛以千數澗之外分兩臂爲行宮南北向

乘輿南巡憩駕處也緣澗直上達中峯頂萬樹爭巧碧者藍

者深青揚赤者花而果者大如輪者小如環者長如絲掀

犢山類彙

記

一
三三

如蓋者折腰靡背而偃臥者強項禿髮而僵立者龍鱗虬髯鼠鬚而鴨腳者陰翳曲邇視焦山之樹特幽樹隙皆石高者拔樹數十仞平爲臺覆爲屋橫爲梁側立若讓箕踞若俟怒氣突出若鬪狼奔嚴靜坐若參禪奇致迭出莫可名狀回視北固直一頑石耳山雨初歇煙光半開牝鹿呼子乳石旁見人來不動閱禽五六種對語深樹間若笑若罵緡蠻不可解山僧進茶清徹肺腑午鐘動乃登輿而行康先生言此中佳處尙多遊踪遽不能遍及也是日也稼門等以公事歸同遊者康先生金觀察宋太守張令尹及

某五人而已

續山類藁

記

十一



遊瞻園記

出栖霞寺將告歸康先生復道瞻園之勝遂遊瞻園園在江寧藩署中方廣數十畝公餘息燕處也有堂三楹前後洞達方池二一在堂南距階數武而止一在堂北甚寬廠架池爲梁環發巧石盤亘起伏作峯巒狀長松高梧蒼翠若沐池之東爲釣艇倚檻散花遊魚競出一一可呼以名字西南爲石亭與釣艇斜對渡梁而北爲蓬萊佳處地最高南望悉見北列奇石似炭而稍青女蘿縈其巔如幢如蓋又北爲近光軒石益魁岸新篁萬竿梢出牆外欲與眾犢山類藁

記

一
三四

樹爭綠軒後東北折出園門爲射圃廣與園等而東西其緯圃久荒廢先生廓清之氣象一變中設箭亭遠可極目夾道留古木數行斜映修竹蕭疎兀傲足爲園之後勁遊旣畢晚宿堂西小閣中清風入簾月漏樹罅池魚噴藻作潑刺聲令人忘在公署因思有園以來蒞斯任者多矣藩司爲古方伯僚屬之觀法百姓之觀化皆具瞻焉懋斯園者見一木之枯槁則思爲民布膏澤見一石之傾仆則思爲民奠室家見一草一葉之蕪穢則思爲民剔姦蠹而除秕政然則園之取義于瞻不其大歟先生以山右名才合

江南者最久甘棠之愛父老皆能言之今受不世之遇游
升岳牧所撫愈廣而望其澤者愈多吾知先生必能以治
斯園者治之也旣且進見先生已握筆理事出謁同遊諸
君子亦如之因歎山水之緣信乎與窮達相乘除也呼舟
南返類次記之以復先生且以質諸君子之同遊者

犢山類葉

記

書周氏女事

周氏浙之溫州人祖鳳岐爲元和令晉海州牧所至有廉惠聲卒于官父學浚力絀不能旋里乃寄孥吳中隻身走幕閩越十餘年無耗息女偕幼娣依母顧紡紉自給巳午間吳中大饑女年十三隨母就食崑山舅氏舅貧不能容母女絕食松江販買張某覘知之託聘待年以利餽媒聳母母慘鬪室駢死勉從之時女方稚弱撫畜無異稍長知人事不見所謂張某者偵其所爲復不類治生事心益疑竊叩所親曰張君業買耶所親哀其愚曰唉行以爾作奇

懷山類彙

記

一
五六

貨女聞驚慟幾絕卽截髮務面跣足佯狂叫呼血淋漓見者辟易拆剪刀兩股置牀頭霍霍如淬匕首張不敢近人亦無敢問名者母聞往視女奮出抱母痛哭目如電謂母曰速行若不欲兒生者若欲兒生者兒幸未辱兒終不以受辱玷祖宗母速行矣母出控之令令疑其詐愬之守守不問年餘不能直當是時合河康茂園先生秉臬于吳以興民耻振士風爲首務寃滯悉解母遂扳轅呼籲先生停輿問狀立飭張并女至庭見其儀止端重反詰之女泣曰門衰祚薄閔邁鞠凶兒求活活母也先生曰然則何悔女

曰惜毛之鳥必避糞愛潔之獸必避山獺兒雖薄命不
忍爲販夫居奇先生奇其語詳叩家世乃宰昭文時同寮
友女孫也大驚呼謂母曰始吾爲女洗冤今當爲女主婚
矣顧欲擇何等婿母謝曰婦以貧活失母道今事已彰何
敢望貴介子但得名諸生以遂攸託雖寒乞不計矣先生
因大蒐紫陽書院得元和蔣生寅家貧力學事孀母極孝
二十未娶審其貌豐厚有福澤遂以實告生請白母先生
乃召其師尤君世楠並其姪棠轉白母母曰嗟乎是吾邑
賢父母周公之後也乃至此乎吾聞女貞者必孝婦烈者
必賢循良之裔歷久必昌此女而貞且烈也雖無門閥吾
當聘求作佳婦何疑爲先生聞之感嘆爲具箕帚諏吉以
待適先生晉秩江藩是日拜

犢山類彙

記

卷一
三

命卽令撤燭送歸蔣氏與生成禮云時鎮江守桐城汪公稼
門以讞獄至蘇先生重其人命蔣生執弟子禮見因述前
事汪公曰天也使女不遭奇厄先生烏從知女烏從知蔣
生又烏從使女爲蔣生配故造化者離奇變幻以藉合于
先生及其合也無毫髮憾而益形其巧故知媒氏媒也張
某亦媒也令與守皆媒也故曰天也汪公歸語其友周生

周生曰人也使其母以忍訟者忍餓則女不輕遣天如人何使女以順母者順張則母不力控天如人何卽不然先生亦如令之疑守之不問則女以屈死天如人何又不然先生無念舊之情任其自適蔣母無卓越之見不重好逑周君無廉惠之實庇其後嗣則亦仍以窮死賤死天如人何故惟有女之烈而後可以配生之孝有母之達而後可以識婦之賢有周君之遺澤而後可以厲女之貞而動母之感有先生之明且仁而後可以洗沉寃以合嘉耦故曰人也昔召康公聽訟于南國其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續山類藁

記

二二
子文

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吾始疑之謂伶仃一女子乃能若是今觀周氏女益信然非召公之盛德何以全貞潔而除強暴哉若先生者真可繼甘棠之化矣故曰人也汪公曰善天之說奇而正人之說正而奇請以質先生爰叙次其事而爲之記

書周氏女事

許鄰石畫像記

有境邈然不市不朝對之輒生超世之想者曰鬢絲禪榻
圖中有人焉素履青袍科頭箕坐于榻之上者許子鄰石
也鄰石謂余曰像取其肖景取其適惟是性情意趣畫師
不能傳者必于文焉取之子其爲我作記余曰唯唯雖然
記像耶記景耶景與像畫工業已傳之無俟余贅且非鄰
石之所期也若夫性情意趣筆墨所不到余又何從記焉
無已請爲君記事君長余九歲余年弱冠時讀書竹林精
舍鄰石出小像示余風流翩翩背面側立旁倚廣寒仙子

續山類彙

記

一
三九

捧鏡如玉盤面目浮動鏡中生態溢出宛然鄰石也題曰
覽鏡圖蓋取宋廣平未第時覽鏡自負之意余爲賦七言
長歌謂才如鄰石雖作芙蓉鏡下第一人可以無愧越五
六年試南都乘風出大江遊焦山寺愛其林壑幽篁戲語
同輩曰吾長頤少鬚髯皤腹嘻嘻絕似阿羅漢諸君送我
出家于此可乎余曰可惜好嚼肥肉壞不二法門且與捧
鏡人計校可來則來不則髡去巔髮悔無及也因相與大
笑忽忽十餘年如幻如夢而鄰石駸駸乎及艾矣而謂性
情意趣果有定乎哉雖然人苦不自知耳余十數年來南

北浪游與行脚僧何異水火相激浮雲忽馳蠻觸戰乎蝸
角蟻爭于蚊睫隱隱呖呖電掣雷駭幾令人怖死思欲
息肩深山借神仙秘枕一破春夢亦不可得回視鄰石燕
然家居焚香著書品著作畫以逍遙容與於塵埃之外將
所稱佛地位人者非耶昔有涓蜀梁者明月而宵行俯見
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立魅因背而馳狂走失氣
蓋幻軀之足以自惑其心如此今鄰石厭苦世味託而逃
禪不可謂不達然使攬鏡自照復睹舊時面目吾不知其
性情意趣果能不變焉否也茶煙輕颺落花滿庭出世入

積山類藁

記

二十三

世誰得誰失吾將于圖中添置一榻與鄰石對坐參之

北山書院碑記

書院之設昉於唐之麗正盛於宋之南渡洎元中統二年始令各縣設立小學而於先儒名賢舊迹並立書院生徒肄業者郡守舉之臺憲考核之往往名才輩出然則書院者鄉學之別名家塾之總匯也 國朝稽古右文通都大邑各建書院碭山濱河承化百五十年科第絕軌而書院之制闕如乾隆五十有八年觀察使康茂園先生巡河至碭見市側安陽學舍久廢不治乃與邑宰馬侯議創書院荒度形勢於北郭外得土山雄鎮一邑遂刻日鳩工撤學

壙山類藁

記

一

舍廢材輦運畢輳先生親執鼗鼓馬侯日夕左右之不足則濟以廉俸山之巔傑閣巍然平屋翼然山下闢講堂南向旁舍東西向環山而下繚以垣墻前接古剎山多老樹以花木益之香翠沉郁墻外編柳提鑿渠引水藝芙蓉萬本臨流構月亭築露臺葺修有所游息有地皆馬侯力也山居邑北故顏其額曰北山書院云工既竣先生辱幣書延主講席諸生頌不忘請余爲記余告之曰古者學以明道今以文藝當之末矣然國家衡文取士先資拜獻恒必由之亦豈可苟焉而已大凡文之爲道經則其體也史則

其用也體立用行而復通之以時務是謂不朽否則畫策
焉耳矣郁樸焉耳矣烏乎文雖然人文之升降視乎俗習
而亦出乎在上者之轉移礪山故宋地於天文爲房心之
次前明如魏益王懌倪鼎李穩輩皆以甲科起家彪炳志
乘乃百五十年不復嗣響豈山川之秀不如古耶蓋勝國
時邑有龍峰書院又設社學二區講習勤而觀摩脩後乃

一切鞠爲茂草操觚之士狃於獨學無明師益友以開見
聞而牧民之官又或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不暇以人才
介意故教術廢而文運亦衰易於蒙之六四曰困蒙吝孔

續山類彙

記

二
三二

子釋之曰遠實吁有味哉今先生以海內名儒鴻獎士類
又得賢宰爲之輔理舉百餘年曠墜之典而振興之吾知
名才輩出必有如古所云者顧在昔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九年而後大成文雖小道而其理通乎性命其量周乎國
家其發名於時也又有造物者主之非可勦焉而得者諸
生肄業於斯盡人事以待天可矣一試不效遽謂讀書無
益而敝帚棄之官斯土者見諸生之不勤亦以爲塗飾耳
目之具則安陽學舍之續也諸生勉乎哉良農不爲水旱
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所以維持書院者在是所以報

先生馬侯之德者亦在是矣諸生曰敬諾遂書之以爲記
先生名基田乾隆丁丑進士山西興縣人馬侯名克符乙
酉選貢山東歷城縣人贊斯役者別駕王君世臣出力最
著監督者教諭黃君崗訓導程君選縣尉曹君端業例得
書

嶺山類彙

記

三

三

北山書院

北山書院義田碑記

善始事者必與後人以可守而後其法傳善守法者必體前人立法之苦心與其精神命意之所在而後能維持而勿替故圖終之難與慮始同北山書院成康茂園先生率其屬行釋奠禮既畢進諸生課之三舍俱滿觀於門者如堵墻動色嗟咨以得與斯文爲寵先生顧而樂之曰於戲文教之益於民與斯民之足以興教固如是乎顧獎賞不設罔鼓厥氣膏火不脩罔礪厥勤修脯不供罔建厥長遂倡義捐俸金百兩謀之徐州守張公灼銅沛司馬福公慶

積山類彙

記

一
三五

睢南司馬莫公澐宿虹司馬呂公渭庚邳北司馬雅公秉阿僉曰善請如之謀之蕭南別駕王公世臣豐北別駕閻公學淳邳北守戎劉公普知銅山縣事劉公祖志知蕭縣事武公綸布知沛縣事馮公封知豐縣事田公營知碭山縣事馬公允符僉曰善請如之於是金之以百計者十有四議置義田而苦未逮河南胡公世銓以觀察居憂在籍聞之嘆曰治化起於人才而人才本乎學校諸君子之用心勤矣吾膜視乎哉遂捐其畝之隸於碭者三頃遐邇聞之以爲義也紳士朱君裕臨張君宜賓張君欽及質庫某

等各輸金百兩睦商某等二之任君興叙三之於是綜覈前後凡得朱提一千三百兩買後東莊官地八頃及胡公所捐三頃實計膏腴千六十畝有奇經費以足先生曰今而後士之游斯院者庶幾允賴顧君子不近名而諸賢樂善之誠不可沒也且余與諸賢厯目前耳苟非詳經界定區處存案牘以示將來後之君子何所徵信而奸胥惰農盜食蕪穢弊且百出是用貞之介石命鏞記之鏞曰念哉先生之法良矣亦思先生立法之精意乎夫士者民之菁華也士之所尚民俗因之故必柔之以詩書範之以軌物

續山類藁

記

一三五

示之以觀摩砥礪俾得因文見道以漸窺乎六經四子之源曉然於天地之所以生人與夫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達則天下被其賜窮則教道其鄉之子弟而風俗茂焉此卽周官黨庠術序之微義而兵刑之萌所由息也顧業之可大存乎法而法之可久存乎人昔曹叅遵蕭何約束並稱賢相畢公之繼君陳祇命以周公之事而書特美之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未嘗以創守之異軒輊其間蓋圖終之與慮始一也後之君子能體先生之意功駕前人可矣不則

其士民之蠹歟爰謹誌其顛末而書義田之數於碑陰爲
後之來者告焉

續山類彙

記

三

義田碑記

重修剡山書院記

書院非古也古者國學鄉學統謂之學自唐創麗正書院
代有增置盛於宋理宗朝元時凡先儒名賢舊跡並立爲
書院而好義之家又給錢米以贍學者後世書院有田蓋
做諸此曠故有書院僻在城東北隅支君金偕其兄本承
乃父志籲請大吏願輸私財移建斯地署曰剡山書院規
畫如制旣固旣完全復奮曰脯修膏火取辦義田粗具惟
是土木之興雨露風餐弗茸且壞用割膏腴二十餘畝藉
其所入供歲時墜茨丹雘之費適余權邑篆乞余記之余

續山類葉

記

一三七

惟國家造士宜聚不宜散易垂講習禮重觀摩尙矣近世
家自爲塾而鄉之學成而爲人師者各率子弟教之言人
人殊是孤陋也書院設家塾得其總滙鄉學之遺制於是
乎在由於敬業樂羣循而至於大成則俊造出其中并收
國學論秀之效諸生勉乎哉考昔周氏有蘭馨之館海門
有事斯之堂訪求其址鞠爲茂草而其初未始不風流輝
映聲稱籍如也得田以永之寧有是歟是舉也金可謂創
而善繼余束髮時肄業吾邑東林書院習聞古君子之遺
風講學有規海內宗仰其功端在身心倫紀之間夫奉前

型以勵後學者有司責也爰揭支君捐田之義書之於石
而勒其畝數於碑陰

續山類彙

記

一
三十八

番民記 番讀如蛇

景寧山邑也多番民相傳爲槃瓠後分四族藍氏雷氏吳氏鍾氏風俗與齊民殊民亦無與爲婚姻者善治田層巒巖嶂中擇其有土膏者誅茅剔石而耕治之隨山爲形環曲級累莫可名狀泉脉遠則剗竹爲溝遞接遞引雖隔岸可達其勤敏如此然樸愿懦弱所治田皆納租於土人而已無寸壤故亦無賦役之事其俗男婦雜作而婦健於男煎米爲珠如瓔珞狀以飾髻赤腳負耒陟降巖壑間坦若平地暇則採樵爲生寒暑弗輟遇官府則驚而避命之止

犢山類藁

記

三九

禁令而不犯者耶吾聞番民累世耕鑿不識字不徙業不
娶他族不出鄉土故能閱數千年而太璞無散近歲吏民
魚肉之間有出而爭訟者矣吾願宰斯土者爲乾坤寶此
渾沌毋再鑿而傷之也是爲記

續山類纂

記

二
四十一

吾愛吾盧畫像記

愛吾盧者杭州聽事堂之西偏憇息軒名也庚申夏北平王穎山郡伯由處州移守於杭果君勵唐以戚屬隨佐郡事下榻是廬時余在郡授徒過從甚密顧談次輒念其鄉若不欲久於廬者未幾建康王君春波以訪友至亦止是廬春波故善畫爲勵唐作小像綴景閑適顏其卷曰吾愛吾盧圖屬余爲記余進質曰君愛是廬耶勵唐曰吾自愛吾盧耳於是廬乎何有余難之曰是獨非吾盧耶烝不云乎身非吾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吾有天地之委順也廬

犢山類藁

記

在而吾在焉吾在而廬在焉何必是何必非是勵唐曰子始見廬而忘吾也身爲委形形旣委之吾矣生爲委順順旣委之吾矣子能以吾之面目爲人之面目耶又安能以人之志趣爲吾之志趣耶今夫天無不化也而水則流濕火則就燥同之無可同也今天地無不載也而貉不踰汶鶴不越濟強之無可強也是故山至高矣鳥以爲卑而巢其巔淵至深矣魚以爲淺而窟其中物各有性適其性而愛以定吾自愛吾盧耳於是廬乎何有雖然鳥相忘於山林納之樊籠而後知山林之適也魚相忘於江湖畜之盆

往而後知江湖之適也人相忘乎故鄉試之羈旅而後知
故鄉之適也吾非寄榻於是廬又安知吾愛吾廬之甚耶
余服其言精以爲善於用愛者遂書之以爲記

犢山類藁

記

二

十一

題陳退菴望雲圖畫卷

望雲圖者陳君退菴所續小影也退菴負經濟才游諸侯垂三十年足跡幾徧天下旣念母夫人齒日高絕意遠出庚申夏杭州王賴山太守延佐郡事與余相遇於武林出是圖索詠余展視良久愴然曰嗟乎此余終身不再得之境也退菴何幸乎余鮮兄弟家貧奔走覓食嘗登山吟陟岵之詩以不遑將母爲恨丙辰丁巳間攝宰岷縣始得一遂反哺繼而補景寧地惡不便就養陳情而歸無幾時而母氏下世偷息餘生浪跡餬口追思昔日登吟之地白雲

嶺山類藁

題圖

一
四三

滿目尙有聞呼余季者耶嗚呼此古孝子之所以不可及也退菴家山陰距武林甚近母夫人康健善飯子孫滿前天倫之樂莫備於此猶日徘徊瞻望不能自已作是圖以致意焉此余所以嘆爲終身不可得之境而益慙然於退菴之用心爲無愧於古孝子也觸緒生感繫以四言一章悠悠白雲覆彼高堂中有人兮倚閭而望迺望維何予季行役曷云其還庶幾悅懌誰非人子吾美退菴年逾五十膝下稱男雖則稱男亦旣五十先民有言孝子愛日悠悠白雲載馳載驅載馳載驅永懷此圖

重修石塘社廟碑記

古者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禮疏統士庶人而言則里之有社舊矣古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無廟祀者後世貌神像飾棟宇其失也巫然古之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井疆隴畝間亦有郵有畷以居田峻而息行人故民弗疲於路井田廢而民各私其財語以廬宿郵畷之制必無應者然則神道設教以輔王政之闕雖浮屠老子之宮未可輕議而況社之有益於民者哉石塘介居場名開化二鄉之間背山面湖地勢險隘爲南北往來之

續山類彙

記

衝距村落甚遠里人卽其地立廟以祀土神春秋報躬饗惟應鎬十四五歲時就傅南鄉何氏往反必經於廟嘗獨行遇暴風雨進退無措投廟需半日乃行因歎古人路室之法必不可廢而斯廟之有裨於鄉爲利甚溥非特歲時祈賽已也年久弗治日就傾圯居民或鼓或罷迄用弗成吾師何芸莊先生以盛德服其鄉羣就計事一言而衆志以定量力輸將奔走恐後於是易陳而新前後各爲堂五楹旁列兩廡庖湍有所祝守有舍經始於嘉慶五年十月闕二月竣先生命鎬記之鎬愧不文而深樂斯廟之爲

功於鄉也因為推本禮意而以少時所歷證之如此是役也衆姓咸有力焉而出重貲以倡始者某某監工而勞者某某也例得書

犢山類藁

記

二

重修永鎮塘記

鄞澤國也潮江貫其中分東西兩戒潮水鹹不利灌溉必取資於山泉地勢中高外卑一瀉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堤防之力居多其在東七鄉以東錢湖爲本在西七鄉以他山堰爲本然東錢湖四面環山於峽口設礮節宣旱閉澇洩一礮夫足以司之他山堰發源四明下至西壩縣亘百餘里大約與江爲鄰蓄浚禦鹹惟塘是賴而永鎮塘尤其單弱衝要處也塘在長春門外二十五里舊名狗頸塘蓋以形得名其地外江內河兩面塹削對岸沙塗凸出潮水漲落逼衝於塘以故屢築屢倒康熙十年前令鳩工修理特設東西兩備塘以遏上下之流河流中斷而正塘傾決如故自是歲修不費罔或有效嘉慶八年冬余以常山令攝篆鄞邑東鄉士民卽以東錢湖爲請余爲稽考舊章嚴礮夫私洩之禁而湖水以治惟狗頸塘則任其廢壞無一人請治之者詢之土人僉曰此塘有妖前縣歷歲蠲修民力大困而迄無成功是以動色相戒莫敢再議余俟潮落時細審形勢並其傾圮之狀曰得之矣五行惟土剋水今植丈尺之木於深淵而戴之以石上實下虛潮洩震撼

續山類彙

記

一

平六

其傾陷也固宜茲維大反所爲就其傾陷之處填以亂石
石與水平然後加土其上復以巨石甃其兩旁則土石勝
而水氣自殺且塘基狹不能持久若將斷河盡實以土俾
與塘鎔成一片則土力愈厚潮雖悍無能爲也僉曰善惟
古河閉截終以爲憾且取土匪易請於斷河北岸買田鑿
河卽以鑿出之泥填入廢港則施工易而河道亦通余聽
其言顧經費浩大乃集西鄉紳士趙東臺陳墨林郁鼎和
載源大仇謙等廣爲勸輸督工庀材各任厥職經始於十
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閱五月告成計築新塘九十二丈一

續山類彙

記

二

尺二寸濶十九丈開鑿新河九十七丈濶五丈有奇又修
築老塘八十五丈濶三丈七尺計費緡錢三千九百餘貫
皆民力也旣蒞事諸紳士復前請曰是塘爲患數百年今
而後庶與東錢湖並治惟是地處曠野四無民居脫有滲
漏誰其省視且恐愚民之利吾石而竊取之也請構屋數
楹以脩居守卽以塘之餘地任墾植以酬其勞而前買糧
田鑿河亦可抵補無闕余喜士民之助余有成而更綢繆
以善其後也用特記其巔末而列其捐數於碑陰原名不
雅馴易之曰永鎮志祝也

乍浦關帝廟記

先王治天下之法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非塗天下之耳目而震驚之也天地福善禍淫之理貫徹於人心人雖至愚無不畏禍而祈福故示之以禮樂之制未必盡知及告之以鬼神之靈未有不肅然敬凜然懼者此鬼神之所以體物不遺而聖人以神道設教所由來也乍浦爲海疆重地城西關帝廟建自前明規制甚隘土人祈禱輒應咸崇信之乾隆十三年前司馬葉君狗士民之請增建後殿行宮旁設兩廡庚戌辛亥間姚江陳旦奎獨捐材木

續山類彙

記

一
四八

拓地改建大殿而移行宮於殿後又集公貲建山門設戲臺砌甬道里人鄒琦復捐市宅添建旁樓六楹劉廷鵬築照牆錢一桂鋪門外石地路君守管總理其事丹漆黝聖翼然煥然廟貌新而香火益盛余以守土官朔望謁廟路君詳述始末請余記之余惟關帝浩然正直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原不在區區廟貌之有無而人心之靈有觸斯動過墓而生哀焉入廟而生敬焉此亦人心之自然無可強者然則斯廟之有裨於治化不其大歟詩有之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吾願士民之有求於 帝者皆深體乎福善
禍淫之理而正直是依則神必祐之而無負諸君子後先
作廟之心矣

積山類藁

記

四九

修建乍浦軍工廠前便民塘記

天下海潮之壯浙江爲最乍浦浙江之門戶也其海東連日本南跨暹羅西通嘆咭喇北達高驪朝鮮統四海之水貫輸噓吸於黃盤大洋由乍浦入口曲折至於錢塘故其潮如萬馬之奔雷轟電掣而莫可禁禦浴海杭嘉紹三郡特建土石二塘分設巡道同知通判專司其事而乍浦實當其衝元時設市舶司明季倭寇肆擾遂爲用兵之地本朝海氛歛息萬國懷柔遠近商漁梯航輻輳五方逐利之民蜂屯蟻聚往來營趁于海塘之上者幾無隙地可容

續山類纂

物熾而豐姦慝易伏

天子大爲之防城守之外特設水師叅將又置八旂都統以鎮撫之冒突露橈戰艦林立俱屬同知經理此軍工廠所由來也廠在觀山湯山之間地勢內藏又有鐵板沙爲之捍蔽以故廠前獨無大塘左右居民僅以碎石通步歲久不修石徑低陷潮水至則滯足褰裳大爲民病同知困於船工不遑暇及縣官因無經費亦置之度外嘉慶二十一年余承乏乍防商民黃德文林建定張兆堂陳義祥聯名具請願集公貲修築石塘建閘通船上鋪木板以利行

人兵與民交便惟是地坐厰前敢請一言爲示余大喜力
贊成之乃鳩工庇材經始於是年十二月日閱六月告成
計築石塘三十丈六尺高七尺五寸濶七尺闌寬三丈並
取船泓淤土填置石旁與塘一律平準厰愈廣而塘亦愈
堅計費洋銀一千六百有奇皆商力也自是往來行人莫
不歡忭余不忍沒首事之功爰謹誌其姓名年月及工程
銀數勒之於石爲後之好義者勸焉

犢山類彙



